

處境探討

柏格理：模楷長留山巒間



于中旻博士
(前文宣社社長兼總編輯)

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，喚回了一百年前的記憶。一個英國人柏格理牧師 (Samuel Pollard, 1864-1915) 的名字，再一次被提起。提這個名字，不是反對鬥爭，而是褒揚；他成為學習的榜樣，像白求恩似的英雄。

胡錦濤先生在貴州任省委書記時，1985年，曾向貴州的幹部倡導學習柏格理的奉獻精神。他說：公元1904年，一個名叫柏格理的英國人，來到了貴州畢節地區威寧縣的一個名叫石門坎的小村，那是一個非常貧窮荒涼的地方。他帶來了投資，就在這塊土地上蓋起了學校，修起了足球場，還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。他用英文字母仿拼當地的老苗文，自編了“我是中國人，我愛中國”這樣的教材，免費招收貧困的學生。後因為一場瘟疫，當地的百姓都逃走了，他卻留下呵護他所愛的中國學生。最後，瘟疫奪走了他的生命。柏格理去了，在中國一個荒涼的小村裏，留下了他的一個墳墓，留下了他培育出來的一代中華精英。有人統計這裏出過三個博士，培養出中共廳級幹部二十名。他傳播了知識和西方文化，留下了奉獻和敬業精神。至今這個小村老人們，儘管不識字，居然能說上幾句英語。柏格理用實踐告訴人們：進步的科學文化和艱苦創業，可以在貧困的落後地區，實現教育的超常規科學發展。

這個傳奇性英國人，來自遙遠的地方，到中國荒煙蠻瘴的邊陲。

柏格理的父親是牧師，屬聖經基督徒會堂 (Bible Christian Church 即今聯合衛理公會 United Methodist Church)。他早年在西方世界文化中心的倫敦，任職政府機關。於1887年，奉差遭到了中國上海，經過初步學習漢語；次年，他到了雲南省東北近貴州的昭通，當時是大清的昭通府，在那裏傳道。五年的時間，沒有得到一個中國人悔改歸正。作為一個熱愛中國宣教士，他的心情可想而知。

經過省察自己的內心之後，他舉目看到更遠的工場。

1903年，他把注意力移向雲貴邊區，觀察當地的情形，決定在貴州威寧縣的石門坎工作。他了解他們的問題，是由於貧愚，對他們極為同情。那是一個高原山地，交通不便，幾乎是與世隔絕。看到那裏的大花苗、彝、少數民族，對於漢字是文盲，對漢語仿佛聾啞，對數字缺乏觀念，自然被騙受欺，生活困苦，受多數民族歧視之外，還要受本族的土司，土目的壓迫，無異農奴。

愛心，了解，必然產生行動。

柏格理決定，不僅要關心他們靈魂的需要，使他們將來能進入天堂，還要改善他們今生的狀況，使他們不必生活在地獄。他定下的原則：哪裏有教堂，那裏就有學校。

他知道：苗族人要改變自己的命運，首先必須受教育。認識字，不再作文盲，讀習神的話，蒙神恩典，就可以「叫他們眼睛得開，從黑暗中歸向光明，從撒但權下歸向神。」(徒二六 18)

柏格理憑信心行動，選擇在最荒瘠的地方播種；不是為表現自己的功績，而是顧念那裏的需要。他去見當地的土司，請得一片土地，在那荒僻的地方，定居下來，建立起學校。

要教學，必須有文字為媒介。可是，這些被稱為「生苗」的部族，從來沒有自己的文字！他學了些苗語之後，集合了幾個通曉英文，兼精苗語的人，以字母拼音的方法，為他們制訂了文字。這就是「老苗文」，又稱「波拉字母」。

這是一個新的地區，當然要新的方法。

文字可以捕捉人的思想，記憶過去說的話！這是一項新的驚人發明！

漸漸有人來見他，尋求了解這新事。對於來的人，柏格理都接待，敬茶，拿他們當客人；苗人則以柏格理為先知，甚至仿佛「苗王」；他們不像其他漢人，仇視洋人；柏格理也不以他們為「野人」。他們一批一批的來，有的二十人一組，越來越多。因為要長途跋涉，他們都帶着炒麵粉為乾糧，可以吃幾天；住就更隨遇而安。這樣，一時到了約一千人！

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！

這些人就是第一批學生，年齡從四十八歲到八歲。有了學生，就有學校；十年後，學生赴成都深造歸返本地，為桑梓服務，成為教師，達成了柏格理的理想：以苗教苗。

這樣，二十世紀的初葉，從這裏開始了「苗族文化的復興聖地」：石門坎創辦了第一所苗民小學，威寧縣第一所中學；在中國首創實踐雙語教學，並且「光華小學」開男女同校先河；在那裏，德育，智育，體育並重，學校設有游泳池，籃球場，並有一個先創的足球隊，為西南數省的首位；創建了烏蒙山區第一座西醫院，首先接種牛痘，預防天花，創建中國最早的癲瘋病院，建立中國第一所苗民醫院。1926年，他們有了第一位苗民留美醫學博士；更難得的是，他回到苗族地區服務。

在那個時代，中國的文盲很多。但在「苗族最高文化區」中，文盲比率低於全國平均數字，文化水平高於全國平均。以石門坎學校為中心，發展成川，雲，貴邊區百餘分支，造就出了四千多名小學生，數百名中學及中專畢業生，三十多名大學畢業生，並有兩位苗族博士，兩位彝族博士，廳級以上幹部約二十名，縣處以下幹部約百名。

苗文聖經出版發行後，聖靈動工，真如強風吹過昏睡的原野，那些蒙昧無知的靈魂覺醒了，群眾潮水般的歸主。不上十年的時間，有一萬人成為基督徒，四千八百領受聖餐的成年信徒，五千學道預備領洗。

柏格理穿苗人的衣服，粗布草鞋；與苗人同住，在草堆一同烤火；吃一樣的食物，番薯和蕎麥飯；與當地人打成一片。他服事那地區的人民，傳道興學，前後凡十一年。苗人遇到問題，請他解決，以他為可以信賴的人，以他為自己人；稱他「拉蒙」—苗王

的意思，以他為「苗族救星」。

1915年七月，傷寒症在石門坎地區流行，很多苗民和學生染病，健康的人逃走了。柏格理本來可以走，但他拒絕退走，和醫生一同留下來，在學校山崖下的山洞裏面，守護着病患。後來藥用盡了，他和醫生也都感染上疾病。

1915年九月十五日，好牧人柏格理去世了，年只五十一歲。燈枯油盡的病人，在他的日記上寫下了寥寥兩句話：「昨夜和今晨都在下大暴雨。學校裏的孩子們已經開始了他們的考試。」

但柏格理已經通過了嚴峻的考試，晉升天國。

這個帶着福音種子遠來的播種者，埋葬在他所愛所服事的苗族山上。

有數千苗民聞訊，從四面八方趕來，送他們的牧者最後一程，漫山遍野，痛哭的聲音不絕。連續好幾天，有幾百苗人守在他的墓旁。他們中間可能有人回想到，還只十年前，他們聚集在柏格理的住處，聽他的講論。現在，那可親的聲音止息了。後來，有幾百苗族人的軀體，葬在他墳墓的周圍，和青山一同長伴他們的老師。

主耶穌說：「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：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，仍舊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」（約十二 24）

寫於 2008 年 9 月 15 日。紀念柏格理逝世九十三周年。
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十六期，2009 年四月。

(撮自 http://www.aboutbible.net/_WT.html 2008 年 10 月 8 日 <網上談>，蒙作者准予轉載)